

後漢書

宋 范曄 撰
唐 李賢 等注

後漢書

第九冊
卷七四至卷八一（傳）

中華書局

後漢書卷七十四上

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上

紹子譚

袁紹字本初，汝南汝陽人，司徒湯之孫。父成，五官中郎將，(一)紹壯健好交結，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。

〔一〕袁山松書曰：「紹，司空逢之孽子，出後伯父成。」魏書亦同。英雄記：「成字文開，與梁冀結好，言無不從。京師謠曰：『事不諧，問文開。』」

紹少爲郎，除濮陽長，遭母憂去官。三年禮竟，追感幼孤，又行父服。(二)服闋，徙居洛陽。紹有姿貌威容，愛士養名。(三)既累世台司，賓客所歸，加傾心折節，莫不爭赴其庭，士無貴賤，與之抗禮，輜輶柴轂，填接街陌。(四)內官皆惡之。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：「袁本初坐作聲價，好養死士，不知此兒終欲何作。」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，以忠言責之，紹終不改。

〔一〕英雄記曰，凡在冢廬六年。

〔二〕英雄記曰：「紹不妄通賓客，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。又好游俠，與張孟卓、何伯求、吳子卿、許子遠皆爲奔走之友。」

〔三〕說文曰：「駟車，衣車也。」鄭玄注周禮曰：「駟猶屏也，取其自蔽隱。」柴轂，賤者之車。

後辟大將軍何進掾，爲侍御史、虎賁中郎將。中平五年，初置西園八校尉，以紹爲佐軍

校尉。(一)

〔二〕樂資山陽公載記曰：「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，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，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，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，趙融爲助軍左校尉，馮芳爲助軍右校尉，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，淳于瓊爲右校尉。凡八人，謂之西園軍，皆統於碩。」此云「佐軍」，與彼文不同。

靈帝崩，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，脅太后誅諸宦官，轉紹司隸校尉。語已見何進傳。及卓將兵至，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：「〔一〕董卓擁制強兵，將有異志，今不早圖，必爲所制。及其新至疲勞，襲之可禽也。」紹畏卓，不敢發。頃之，卓議欲廢立，謂紹曰：「天下之主，宜得賢明，每念靈帝，令人憤毒。」〔二〕董侯似可，今當立之。」紹曰：「今上富於春秋，未有不善宣於天下。若公違禮任情，廢嫡立庶，恐衆議未安。」卓案劍叱紹曰：「豎子敢然！天下之事，豈不在我？我欲爲之，誰敢不從！」紹詭對曰：「此國之大事，請出與太傅議之。」卓復言「劉氏種不足復遺」。紹勃然曰：「天下健者，豈惟董公！」橫刀長揖徑出。〔三〕懸節於上東門，〔四〕而奔冀州。

〔一〕魏書曰：「信，太山（陽）平（陽）人也。少有大節，寬厚愛人，沈毅有謀。說紹不從，乃引軍還鄉里。」

〔二〕毒，恨也。

〔三〕英雄記曰：「紹揖卓去，坐中驚愕。卓新至，見紹大家，故不敢害。」

〔四〕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。山陽公載記曰：「卓以袁紹弃節，改第一葆爲赤旄。」

董卓購募求紹。時侍中周璆、城門校尉伍瓊爲卓所信待，瓊等陰爲紹說卓曰：「夫廢立大事，非常人所及。袁紹不達大體，恐懼出奔，非有它志。今急購之，執必爲變。」袁氏樹恩四世，門生故吏徧於天下，若收豪傑以聚徒衆，英雄因之而起，則山東非公之有也。不如赦之，拜一郡守，紹喜於免罪，必無患矣。」卓以爲然，乃遣授紹勃海太守，封郿鄉侯。〔二〕紹猶稱兼司隸。

〔一〕前書潁川有周承休侯國，元帝置。元始二年更名郿，音口浪反。

初平元年，紹遂以勃海起兵，〔一〕〔與〕從弟後將軍術、冀州牧韓馥、〔二〕豫州刺史孔伋、兗州刺史劉岱、陳留太守張邈、廣陵太守張超、河內太守王匡、山陽太守袁遺、東郡太守橋瑁、〔三〕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，衆各數萬，以討卓爲名。紹與王匡屯河內，伋屯潁川，馥屯鄴，餘軍咸屯酸棗，約盟，遙推紹爲盟主。紹自號車騎將軍，領司隸校尉。

〔一〕馥字文節，潁川人也。

〔三〕英雄記曰：孔伉字公緒，陳留人也。王匡字公節，泰山人也。袁遺字伯業，紹從弟，衛字公路，汝南汝陽人也。橋瑁字元璋，橋玄族子，先爲兗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魏氏春秋云：劉岱惡而殺之。

董卓聞紹起山東，乃誅紹叔父隗，及宗族在京師者，盡滅之。〔二〕卓乃遣大鴻臚韓融、少府陰循、執金吾胡母班、將作大匠吳循、越騎校尉王瓌、譬解紹等諸軍。紹使王匡殺班、瓌、吳循等。〔三〕袁術亦執殺陰循，惟韓融以名德免。

〔一〕獻帝春秋曰：太傅袁隗，太僕袁基，術之母兄，卓使司隸宣璜（尺）（盡）口收之，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。卓別傳曰：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，而加書焉。又恐有盜取者，復以屍送鄆藏之。

〔二〕海內先賢傳曰：韓融字元長，潁川人。楚國先賢傳曰：陰循字元基，南陽新野人也。漢末名士錄曰：胡母班字季友，泰山人，名在八廚。謝承書曰：班，王匡之妹夫。匡受紹旨，收班繫獄，欲殺以徇軍。班與匡書，略曰：『足下拘僕於獄，欲以疊鼓，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？僕與董卓何親戚？義豈同惡？足下張虎狼之口，吐長蛇之毒，患卓遷怒，何其酷哉！死者人之所難，然恥爲狂夫所害。若亡者有靈，當訴足下於皇天。夫婚姻者禍福之幾，今日著矣。曩爲一體，今爲血讎，亡人二女，則君之甥，身沒之後，慎勿令臨僕尸骸。』匡得書，抱班二子哭，班遂死於獄。

是時豪傑既多附紹，且感其家禍，人思爲報，州郡蜂起，莫不以袁氏爲名。韓馥見人情歸紹，忌〔方〕〔其〕得衆，恐將圖己，常遣從事守紹門，不聽發兵。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，傳驛州郡，說董卓罪惡，天子危逼，企望義兵，以釋國難。馥於是方聽紹舉兵。乃謀於衆曰：『助

袁氏乎？助董氏乎？治中劉惠勃然曰：「興兵爲國，安問袁、董？」馥意猶深疑於紹，每貶節軍糧，欲使離散。

〔一〕英雄記曰：「劉子惠，中山人。兖州刺史劉岱與其書，道『卓無道，天下所共攻，死在旦暮，不足爲憂。但卓死之後，當復回師討文節。擁強兵，何凶逆，寧可得置』。封書與馥，馥得此大懼，歸咎子惠，欲斬之。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闥伏子惠上，願并見斬，得不死，作徒，被赭衣，墜除宮門外。」

明年，馥將麴義反畔，馥與戰失利。紹既恨馥，乃與義相結。紹客逢紀謂紹曰：「〔一〕夫舉大事，非據一州，無以自立。今冀部強實，而韓馥庸才，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，馥聞必駭懼。并遣辯士爲陳禍福，馥迫於倉卒，必可因據其位。」紹然之，益親紀，即以書與瓚。瓚遂引兵而至，外託〔討〕董卓，而陰謀襲馥。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諲等〔三〕說馥曰：「公孫瓚乘勝來南，而諸郡應之。袁車騎引軍東向，其意未可量也。竊爲將軍危之。」馥懼，曰：「然則爲之奈何？」諲曰：「君自料寬仁容衆，爲天下所附，孰與袁氏？」馥曰：「不如也。」臨危吐決，智勇邁於人，又孰與袁氏？」馥曰：「不如也。」世布恩德，天下家受其惠，又孰與袁氏？」馥曰：「不如也。」諲曰：「勃海雖郡，其實州也。〔三〕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，久處其上，袁氏一時之傑，必不爲將軍下也。且公孫提燕代之卒，其鋒不可當。夫冀州天下之重資，若兩軍并力，兵交城下，危亡可立而待也。夫袁氏將軍之舊，且爲同盟。當

今之計，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，必厚德將軍，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。是將軍有讓賢之名，而身安於太山也。願勿有疑。」馥素性恆怯，因然其計。馥長史耿武、別駕閔純、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：「冀州雖鄙，帶甲百萬，穀支十年。袁紹孤客窮軍，仰我鼻息，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，絕其哺乳，立可餓殺。柰何欲以州與之？」馥曰：「吾袁氏故吏，且才不如本初。度德而讓，古人所貴，諸君獨何病焉？」先是，馥從事趙浮、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，聞之，率兵馳還，請以拒紹，馥又不聽。」乃避位，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，遣子送印綬以讓紹。

〔一〕英雄記曰：「紀字元圖。初，紹去董卓，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，以紀聰達有計策，甚親信之。」逢音廳。

〔二〕魏志云：「譙，荀彧之弟。」

〔三〕言土廣也。

〔四〕獻帝傳曰：「沮授，廣平人。少有大志，多謀略。」英雄記曰：「耿武字文威。閔純字伯典。後袁紹至，馥從事十人棄馥去，唯恐在後，獨武、純杖刀拒，兵不能禁，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。」

〔五〕英雄記曰：「紹在朝歌清水口，浮等從後來，船數百艘，衆萬餘人。整兵鼓過紹營，紹甚惡之。浮等到，謂馥曰：

『袁本初軍無斗糧，各欲離散，旬日之間，必土崩瓦解。明將軍但閉戶高枕，何憂何懼？』」

紹遂領冀州牧，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，而無所將御。引沮授爲別駕，因謂授曰：「今賊臣作亂，朝廷遷移。吾歷世受寵，志竭力命，興復漢室。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，句踐非范

蠡無以存國。今欲與卿戮力同心，共安社稷，將何以匡濟之乎？」授進曰：「將軍弱冠登朝，播名海內。值廢立之際，忠義奮發，單騎出奔，董卓懷懼，濟河而北，勃海稽服。」^(一)擁一郡之卒，擢冀州之衆，^(二)威陵河朔，名重天下。若舉軍東向，則黃巾可掃；還討黑山，則張燕可滅；^(三)回師北首，則公孫必禽；震脅戎狄，則匈奴立定。橫大河之北，合四州之地，^(四)收英雄之士，擁百萬之衆，迎大駕於長安，復宗廟於洛邑，號令天下，誅討未服。以此爭鋒，誰能御之！比及數年，其功不難。」紹喜曰：「此吾心也。」^(五)即表授爲奮武將軍，使監護諸將。

(一) 稽音啓。

(二) 廣雅曰：「擣，持也。」

(三) 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。^(一)九州春秋曰：「燕本姓稽。黃巾賊起，燕聚少年爲羣盜，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。燕推牛角爲帥，俱攻廩陶。牛角爲飛矢所中，被創且死，大會其衆，告曰：『必以燕爲帥。』牛角死，衆奉燕，故改姓張。性剽悍，捷速過人，故軍中號曰『飛燕』。其後人衆浸廣，常山、趙郡、中山、上黨、河內諸山谷皆相通，號曰『黑山』也。」

(四) 四州見下。

(五) 左傳秦伯曰：「是吾心也。」

魏郡審配，鉅鹿田豐，^(一)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。紹乃以豐爲別駕，配爲治中，甚見

器任。馥自懷猜懼，辭紹索去，〔三〕往依張邈。後紹遣使詣邈，有所計議，因共耳語。馥時在坐，謂見圖謀，無何，如廁自殺。〔三〕

〔二〕先賢行狀曰：「配字正南。少忠烈慷慨，有不可犯之節。紹領冀州，委腹心之任。豐字元皓。天姿瓌傑，權略多奇。紹軍之敗也，土崩奔走，徒衆略盡，軍將皆撫膝啼泣曰：『向使田豐在此，不至於是。』」

〔三〕英雄記曰：「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。漢先時爲馥所不禮，內懷忿恨，且欲微迎紹意，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，拔刃登屋，馥走上樓，收得馥大兒，搥折兩脚。紹亦立收漢殺之。馥猶憂怖，故報紹索去。」

〔三〕九州春秋曰：「至廁，因以書刀自殺。」

其冬，公孫瓚大破黃巾，還屯槃河，〔二〕威震河北，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。紹乃自擊瓚兵三萬，列爲方陣，分突騎萬匹，翼軍左右，其鋒甚銳。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，強弩千張，以爲前登。瓚輕其兵少，縱騎騰之，義兵伏楯下，一時同發，瓚軍大敗，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，獲甲首千餘級。麴義追至界橋，〔三〕瓚斂兵還戰，義復破之，遂到瓚營，拔其牙門，〔三〕餘衆皆走。紹在後十數里，聞瓚已破，發輦息馬，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，大戟士百許人。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，圍紹數重，射矢雨下。田豐扶紹，使却入空垣。紹脫兜鍪抵地，曰：「大丈夫當前鬪死，而反逃垣牆間邪？」促使諸弩競發，多傷瓚騎。衆不知是紹，頗稍引却。會麴義來迎，騎乃散退。三年，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，紹復擊破之。瓚遂還幽州，不敢

復出。

〔一〕爾雅有九河，鉤鑿是其一也。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，入滄州樂陵縣，今名枯鑿河。

〔二〕九州春秋曰：「還屯廣宗界橋。」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城，此城近枯漳水，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。

〔三〕真人水鏡經曰：「凡軍始出，立牙竿必令完堅；若有折，將軍不利。」牙門旗竿，軍之精也。卽周禮司常職云「軍旅會同置旌門」是也。

四年初，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，使各罷兵。瓚因此以書譬紹曰：「趙太僕以周、邵之德，銜命來征，宣揚朝恩，示以和睦，曠若開雲見日，何喜如之！昔賈復、寇恂爭相危害，遇世祖解紛，遂同輿並出。釁難既釋，時人美之。自惟邊鄙，得與將軍共同斯好，此誠將軍之羞，而瓚之願也。」紹於是引軍南還。

三月上巳，大會賓徒於薄落津。〔一〕聞魏郡兵反，與黑山賊千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，殺郡守。〔二〕坐中客家在鄴者，皆憂怖失色，或起而啼泣，紹容貌自若，不改常度。〔三〕賊有陶升者，自號「平漢將軍」，〔四〕獨反諸賊，將部衆踰西城入，閉府門，具車重，〔五〕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，身自扞衛，送到斥丘。〔六〕紹還，因屯斥丘，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。六月，紹乃出軍，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口，〔七〕討千毒。圍攻五日，破之，斬毒及其衆萬餘級。紹遂尋山北行，進擊諸賊左髭丈八等，皆斬之，又擊劉石、青牛角、黃龍、左校、郭大賢、李大目、于

氏根等、復斬數萬級，皆屠其屯壁。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、鴈門烏桓戰於常山。燕精兵數萬，騎數千匹，連戰十餘日，燕兵死傷雖多，紹軍亦疲，遂各退。麴義自恃有功，驕縱不軌，紹召殺之，而并其衆。

〔一〕歷法三月建辰，己卯退除，可以拂除災也。韓詩曰：「溱與洧，方沍沍兮。」薛君注云：「鄭國之俗，三月上巳之辰，

兩水之上招魂續魄，拂除不祥，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。」鄭元水經注曰：「漳水經鉅鹿故城西，謂之〔薄〕落

津。」續漢志饒陶縣有薄落亭。

〔二〕管子曰，齊桓公築五鹿、中牟、鄆，以禦諸侯。

〔三〕獻帝春秋曰：「紹勸督引滿投壺，言笑容貌自若。」

〔四〕英雄記曰：「升故爲內黃小吏。」

〔五〕重，輜重也。

〔六〕斥丘，縣，屬鉅鹿郡，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。十三州志云：「土地斥鹵，故曰斥丘。」

〔七〕朝歌故城在今衛縣西。續漢志曰：「朝歌有鹿陽山。」

興平二年，拜紹右將軍。其冬，車駕爲李傕等所迫於曹陽，沮授說紹曰：「將軍累葉台輔，世濟忠義。今朝廷播越，宗廟殘毀，觀諸州郡，雖外託義兵，內實相圖，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。且今州城粗定，兵強士附，西迎大駕，卽宮鄴都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稽士馬以討不庭，誰能禦之？」〔二〕紹將從其計。潁川郭圖、淳于瓊曰：〔三〕「漢室陵遲，爲日久矣，今欲興

之，不亦難乎？且英雄並起，各據州郡，連徒聚衆，動有萬計，所謂秦失其鹿，先得者王。^{〔三〕}今迎天子，動輒表聞，從之則權輕，違之則拒命，非計之善者也。」授曰：「今迎朝廷，於義爲得，於時爲宜。若不早定，必有先之者焉。夫權不失幾，功不厭速，願其圖之。」帝立既非紹意，竟不能從。

〔二〕左傳，周襄王出奔於鄭，狐偃言於晉文公曰：「求諸侯莫如勤王，諸侯信之，且大義也。繼文之業而信宜於諸侯，今爲可矣。」文公從之，納襄王，遂成霸業。

〔三〕九州春秋圖字公則。

〔四〕史記曰，劇通曰：「秦失其鹿，天下共追之，高才者先得焉。」

紹有二子：譚字顯思，熙字顯雍，尙字顯甫。譚長而惠，尙少而美。紹後妻劉有寵，而偏愛尙，數稱於紹，紹亦奇其姿容，欲使傳嗣。乃以譚繼兄後，出爲青州刺史。沮授諫曰：「世稱萬人逐兔，一人獲之，貪者悉止，分定故也。」且年均以賢，德均則卜，古之制也。^{〔二〕}願上惟先代成^{〔則〕}敗之誠，下思逐兔分定之義。若其不改，禍始此矣。」紹曰：「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，以視其能。」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，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。

〔二〕慎子曰：「兔走於街，百人追之，貪人具存，人莫之非者，以免爲未定分也。積兔滿市，過不能顧，非不欲免也，分定之後，雖鄙不爭。」子思子、商君書並載，其詞略同。

〔三〕左傳曰：「王后無嫡則擇立長，年鈞以德，德鈞以卜。」

建安元年，曹操迎天子都許，乃下詔書於紹，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，不聞勤王之師，而但擅相討伐。紹上書曰：

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，〔一〕悲哭而崩城者。〔二〕每讀其書，謂爲信然，於今況之，乃知妄作。何者？臣出身爲國，破家立事，至乃懷忠獲釁，抱信見疑，晝夜長吟，剖肝泣血，曾無崩城隕霜之應，故鄒衍、杞婦何能感徹。

〔一〕淮南子曰：「鄒衍事燕惠王，盡忠，左右譖之，仰天而哭。夏五月，天爲降霜。」

〔二〕齊莊公攻莒，爲五乘之賓，而杞梁獨不預。歸而不食，其母曰：「食！汝生而無義，死而無名，則雖非五乘，孰不汝笑？生而有義，死而有名，則五乘之賓，盡汝下也。」及與莒戰，梁遂鬪殺二十七人而死。妻聞而哭，城爲之陷而隅爲之崩。見說苑。

臣以負薪之資，〔一〕拔於陪隸之中，〔二〕奉職憲臺，擢授戎校。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，侵奪朝威，賊害忠德，扇動姦黨。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，義心赫怒，以臣頗有一介之節，可責以鷹犬之功，故授臣以督司，諮臣以方略。臣不敢畏憚強禦，避禍求福，與進合圖，事無違異。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，〔三〕太后被質，宮室焚燒，陛下聖德幼沖，親遭厄困。時進既被害，師徒喪沮，臣獨將家兵百餘人，抽戈承明，竦劍翼室，〔四〕虎叱

羣司，奮擊凶醜，曾不浹辰，罪人斯殄。^{〔五〕}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。

〔一〕負薪謂賤人也。禮記曰：「問士之子長幼，長曰能負薪矣，幼曰未能負薪。」

〔二〕陪，重也。左傳曰：「王臣公，公臣卿，卿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阜，阜臣隸，隸臣僚，僚臣僕，僕臣臺。」又曰：「是無陪臺也。」陪隸猶陪臺。

〔三〕元帥謂何進。

〔四〕山陽公載記曰：「紹興王匡等并力入端門，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。」尚書曰：「延入翼室。」孔安國注：「翼，明也。室謂路寢。」

〔五〕浹，布也。左傳曰：「浹辰之間。」杜預曰：「十二日也。」

會董卓乘虛，所圖不軌。臣父兄親從，並當大位，^{〔一〕}不憚一室之禍，苟惟寧國之義，故遂解節出奔，創謀河外。^{〔二〕}時卓方貪結外援，招悅英豪，故即臣勃海，申以軍號，^{〔三〕}則臣之與卓，未有纖芥之嫌。若使苟欲滑泥揚波，偷榮求利，^{〔四〕}則進可以享竊祿位，退無門戶之患。然臣愚所守，志無傾奪，故遂引會英雄，興師百萬，飲馬孟津，敵血漳河。^{〔五〕}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，欲專權執，絕臣軍糧，不得踵係，至使猾虜肆毒，害及一門，尊卑大小，同日并戮。鳥獸之情，猶知號呼。^{〔六〕}臣所以蕩然忘哀，貌無隱戚者，^{〔七〕}誠以忠孝之節，道不兩立，顧私懷己，不能全功。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

驗也。

〔一〕謂叔隗爲太傅，從兄基爲太僕。

〔二〕河外，河南。

〔三〕卽謂就拜也。山陽公載記曰：「董卓以紹爲前將軍，封郿鄉侯。紹受侯，不受前將軍。」

〔四〕滑，混也。楚詞：「滑其泥，揚其波。」

〔五〕獻帝春秋曰：「紹合冀州十郡守相，衆數十萬，登壇歃血，盟曰：『賊臣董卓，承漢室之微，負兵甲之衆，陵越帝城，跨蹈王朝，幽鴆太后，戮殺弘農，提挈幼主，越遷秦地，殘害朝臣，斬刈忠良，焚燒宮室，蒸亂官人，發掘陵墓，虐及鬼神，過惡烝皇天，濁穢薰后土。神祇怨恫，無所憑恃，兆人泣血，無所控告，仁賢之士，痛心疾首，義士奮發，雲興霧合，咸欲奉辭伐罪，躬行天誅。凡我同盟之後，畢力致命，以伐凶醜，同獎王室，翼戴天子。有渝此盟，神明是殛，俾墜其師，無克祚國！』」

〔六〕禮記曰：「凡生天地之間者，有血氣之屬必有知，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。今是（夫）（大）鳥獸則失喪其羣匹，越月踰時焉，則必反巡過其故鄉，翔回焉，鳴號焉，踣躅焉，踟躕焉，然後乃能去之。小者至於燕爵，猶有啁噍之頃焉，然後乃能去之。」

〔七〕隱，憂也。

又黃巾十萬焚燒青、兗、黑山、張楊蹈藉冀域。臣乃旋師，奉辭伐畔。金鼓未震，狡敵知亡，故韓馥懷懼，謝咎歸土，張楊、黑山同時乞降。臣時輒承制，竊比寶融，以議

郎曹操權領兗州牧。^(一)會公孫瓚師旅南馳，陸掠北境，臣卽星駕席卷，與瓚交鋒。假天之威，每戰輒克。臣備公族子弟，生長京輦，頗聞俎豆，不習干戈；加自乃祖先臣以來，世作輔弼，咸以文德盡忠，得免罪戾。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，爭戰陣之功者也。誠以賊臣不誅，春秋所貶，^(二)苟云利國，事之不疑。^(三)故冒踐霜雪，不憚劬勤，實庶一捷之福，以立終身之功。社稷未定，臣誠恥之。太僕趙岐銜命來征，宣明陛下含弘之施，蠲除細故，與下更新，奉詔之日，引師南轅。^(四)是臣畏怖天威，不敢怠慢之三驗也。

〔一〕寶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，以梁統爲武威太守。

〔二〕公羊傳曰：「趙盾弑其君夷臯。弑者趙穿也，曷爲加之趙盾？不討賊也。」趙盾曰：『天乎！予無辜。』史曰：『爾爲

仁爲義，人弑爾君，而復國不討賊，非弑如何？』

〔三〕左傳曰：「苟利社稷，專之可也。」

〔四〕左傳曰：「令尹南轅反旆。」杜預曰：「回軍南向。」

又臣所上將校，率皆清英宿德，令名顯達，登鋒履刃，死者過半，勤恪之功，不見書列。而州郡牧守，競盜聲名，懷持二端，優游顧望，皆列土錫圭，跨州連郡，是以遠近狐疑，議論紛錯者也。臣聞守文之世，德高者位尊，倉卒之時，功多者賞厚。陛下播越非所，洛邑乏祀，海內傷心，志士憤惋。是以忠臣肝腦塗地，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，義